

左 介 貽 著

紅花 朵朵開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紅花朵朵開

左 介 貽 著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年 • 北 京

書號 171

字數 56 千

紅 花 榮 榮 開

著 者 左 介 貽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京 30001-50000
定價 2,800 元

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二次印刷

一 問題的提出

一想到建廠成功了，能够生產了，誰的心裏都很高興，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了。但以爲沒有問題却並不等於沒有問題，開始生產以後，不久就發現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，一是鍛砂爐^㊸的操作問題，一是煉台^㊹的漏烟問題。

廠子一開工，提煉工場就有個怪現象：日日夜夜，場房上總像初冬時節農村的早晨，白漫漫一片霧。這是由成排成排矮場場的烟囱裏冒出來的白烟，在平靜的空氣裏凝聚而成的。當頭一次成品脫鍋時，成品只佔原料的十分之六。問老工人，說是只能收到六成，其餘四成，可摸不着去向。廠長對這問題進行過考慮，覺得也許跟那些白色的烟雾有關；他又同工務科甘科長和劉工程師研究了幾次，最後的結論是：白霧，就是由烟囱逃出去的原料。這便是煉台的漏烟問題。再說鍛砂爐是個新設計的爐子，煉的又是世界上不常有的礦砂，沒有老操作規程可以遵守，大夥只能是摸着幹，所以更是時常出毛病。辦公室圖表上的生產數字，也只好像蚯蚓爬上爬下的，沒個準。這便是鍛砂爐的操作問

㊸ 鍛砂爐是將礦砂鍛成砒灰（半成品）的爐子。一組爐子需要幾十個人管理。
㊹ 煉台是用來將砒灰煉成砒塊（成品）的。一個人可以管幾十台。

題。兩個問題同樣降低着生產數字，怪刺人心痛。

『唉！這麼寶貴的礦砂，人民的財產，這也是經過了幾十年的革命鬥爭才得到的，能看着它浪費掉嗎？絕對不能！』廠長丁奉周的腦子一刻刻都在這兩個問題上打圈，『要趕快想辦法，決不能等待！』

這天清早，他召集了全體工人開了個會，發出了一個號召：

『同志們，這個廠子是全體人民交給我們的，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家當。同志們，工人和工廠的這種關係，是在毛主席、共產黨領導下，千千萬萬人民經過了三十年革命，用無數熱血換來的。我們應該珍視我們的家當，才對得起祖國人民，才對得起在朝鮮前線作戰的英雄的志願軍！……所以，我們要用最大的努力來解決這兩個問題，愛國增產的公約才算沒有白訂，才可以向祖國交賬。今天我來號召大家：開動腦筋，改進鍛砂爐的操作技術，縮短燃燒時間，提高產量，堵塞煉台漏烟，節省原料，堅決完成我們的生產任務！』

他的話剛一說完，雷一樣的口號聲就響徹了全場。

二 甘科長的辦法

工務科的甘科長，在廠長提出號召的第四天，就出人意外地提出了兩個辦法。

在工程師辦公室裏，劉工程師正伏在桌上看圖樣。甘科長在一邊等待着對方對自己的設計發表意見，急驚風偏碰見個慢郎中，實在忍耐不住，就走攏去，指着圖說：

『你看，這是一個無縫的鑄鐵櫃子，這裏有一張活動門，砒灰從門道加進去，砒烟①就可以保證跑不掉。』

『嗯，』劉工程師擺着頭，『不過——』

『這是收烟櫃設計，』甘科長又揭開一層紙，『你看這個剖面圖，這盡是些「之」字繞道，砒烟通過繞道，自然要凝結的。』

看見對方還是不表示意見，他就離開桌子，身子向後一仰，慨歎地說：『幾天沒睡好，腦力勞動真不容易幹，嘿嘿！』又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視眼鏡，皺了皺眉，『總是說依靠工人，依靠工人，工人能讓天上掉下這些辦法來嗎？劉夫子，你說呢？』

『嗯，』劉工程師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却說：『根據我的經驗，煉台的試驗，恐怕火要小一點容易成功些。』

甘科長的身子又是一晃：『是嘛，我這個設計也是打算省煤的，嘿嘿。』他笑的很起勁。

這時廠長進來了，打趣說：『什麼事這麼有勁嘛，也把點我笑笑看。』

● 砒灰在煉台上昇華爲烟霧，再變成砒塊。這種烟霧就是砒烟，完全由原料變成。

甘科長滿心歡喜地說：『我響應號召搞了兩個試驗設計，剛才和劉夫子談過，覺得沒有問題。廠長，都是你，害我絞了三天腦汁，腦力勞動真不是人搞的呀！』

廠長取下鴨舌帽，搔着他那禿頭上稀疏的斑白頭髮，睜大了眼，興奮地把那些圖看了半天，臉上的笑容慢慢地消失了，回頭向劉工程師徵求意見。

『他沒什麼意見。』甘科長忙搶上去說。

『收烟櫃設計，費用大，就是試驗成功，怕也少經濟價值。』廠長瞧着劉工程師遲疑地說。

『費用不會輕，這還不去管它。我還覺得砒烟到收烟櫃裏不會迅速凝結，效果不一定……嗯。』劉工程師看了甘科長一眼，覺得這話太使甘科長掃興，就紅了臉。

『只要能凝結，究竟效果如何，那時再說。』甘科長的臉也有點紅了。

『不，老甘同志，我們現在作試驗是希望解決問題，我們不要只能關在玻璃櫃子裏的試驗，我們要爭取獲得更高的經濟價值！』廠長說。

甘科長不響了，只是瞧着圖樣。

廠長拋掉了手指上的烟蒂：『這麼辦吧，收烟櫃留作最後試驗，先試驗鑽鐵櫃。不過還得找老技工談一談。』

『商量過，商量過，他們說不出什麼道理……』甘科長一聽答應先試驗鑽鐵櫃，又興奮起來了。

就這樣，甘科長興奮地開始了試驗工作。他在試驗台前忙個不停，信心很高。廠長每天問他試驗的結果如何，他總是用很快樂的口吻說：『有幾分把握！』

進行了一個星期以後，他把劉工程師請來，叫工人揭開了鍋門。

『劉夫子，你認為怎麼樣？』

劉工程師仔細地看了看鍋上的結晶。

『只怕嫩了一點，結晶體不穩固，嗯。』

『不會太……』甘科長拿起手杖在鍋背上輕輕地敲着，霎地啪噠一響結晶體紛紛掉下，烟霧從鍋門口冒出來。『糟糕！』他失望地叫起來。

不久，烟在空中飛散了去。結晶體不見了，它變成烟飛散了。

『失敗啦，失敗啦！』他悵悵地說。

『真地不行，嗯。』劉工程師不敢看對方失望的難為情的臉色，只是盯着鍋台。

『不，這不是失敗！結晶不穩固，明明是因為火力太小，明天把火力加強一點，就不會……』甘科長還想作最後的努力。

他即刻叫工人上好砒灰，把煤火加大了一半。

『劉夫子，你等着吧，明天一定有圓滿的答案。』

『嗯，也許。』

第二天，兩人又來到試驗台前，甘科長也不叫工人，自己急急拉開了鍋門。很奇怪，鍋頂上竟是什麼也沒見。

『活見鬼！怎麼鍋頂上連昨天留下的結晶體也沒影了？』

『嗯，火力太大，不穩固的結晶，又還原成氣體，跑掉了，我想是這樣。』劉工程師擺着頭，『這個試驗真不容易搞！』

『我就不信——』

他們離開了試驗台。甘科長不好意思地把失敗的消息告訴了廠長，但他馬上補充說：『這有什麼，辦法多的是，廠長，再看我的。』

『對，不因失敗而灰心，就會成功。不過，要是再作計劃的話，你得先和劉夫子研究好，再由我邀集幾個有技術的工人談談，「三個臭皮匠，頂個諸葛亮」，工人有實際經驗，會有寶貴意見提給我們的。』

甘科長正要走，廠長又叫住他。

『這裏鍛砂一組工人有兩個合理化建議。』廠長從辦公桌櫃子裏抽出兩張字條條，交給他，『我看他們提的很正確，你去研究研究，給補充修正一下，就可以做。』他又轉向站起來的劉工程師：『劉夫子，你是個更細心的人，要把工人的意見更多地考慮一下。』劉工程師同甘科長走出廠長室。甘科長氣虎虎地揮着手杖：『什麼建議，我就不信！』他真想把手裏的字條條撕掉。可是又一想：『大家都是爲了生產，雖然工人不懂技術，也

總算是一片心……』

於是，他又放平和些說：『劉夫子，你覺得怎麼樣，這些工人也提什麼建議……』

劉工程師今年五十四歲啦，自己也覺得自己是老了一點，對任何事情開始時總喜歡默默地觀察，然後在心裏歸納起來，才勉強去表示一點意見；比如對工人，他就有自己一套見解。

『工人變得幹工作不怕死活，這太好了，就是調皮了一些，嗯。』
他們向鍛一組走去。

三 鐵牛和小劉

鍛一組工場與鍛二組工場並聯在一起。兩組的生產情形差不多。像兩匹併頭馬，在馬車前不先不後地走着。

剛開工那時節，一二三組賽着跑，沒分先後。後來，三組跑到前面去了，一二組就被甩在後面了。一二組的工人都氣在心裏，覺得有誰在扯後腿，但找不出是誰，又覺得誰也是。

鍛一組二十七個人中，這樣的工人就有好幾個：不聲不響，默默地幹工作，又不消極，又不積極；有誰帶頭，他們也跟着來；刺他們句把子，他們會噘起嘴，但還是默默

地做。鍛一組的組長裘旭就是怪他們，說他們死樣怪氣，要推才動。他們越是不聲不響，裘組長就越氣大。

在這些人當中，有一個名叫鐵牛的，有一次竟被裘旭氣得哭起來了。鐵牛是剛發育完全的小伙子。他在地主家裏做牛馬長大，養成了沉默的性格。解放了，他翻了身，分了田，後來又進了工廠。在廠子裏，他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：那麼多機器，那麼多的人；人們像兄弟一樣鬧鬧笑笑，拼死工作；樂得他像笑獅子，啞口就常開了。有人打趣他：『鐵牛，你快活死啦！』他笑嘻嘻地答道：『怎不樂？我是工人兄弟咧！』或者說：『這個廠子是我們自己的咧！』他死記住了廠長的話。

可是，他還是有些地方覺着不舒服。有一次，小劉病的厲害，是礦砂毒烟，把他的眼睛燻痛了，腎囊也得病了，走不動路。雖經醫師證明，甘科長還是沒批准他休息假。他只得一拐一拐地抬着礦砂上爐。鐵牛向裘組長說情，裘組長也說小劉是故意裝病。小劉嘛，平常本來有些懶，但這次却是真病。『小劉不是工人階級麼？』鐵牛糊塗了，他咬咬牙，淚珠子就冒出來了。從此以後，他就不喜歡裘組長啦，工作情緒也慢慢低了，又被裘組長刺了幾句，他就更加情緒低落了，又變成不愛說話啦。

他好像有股什麼感召力，那不聲不響的一羣跟着他轉，受他的影響，更加要動懶動的。這時，行政的號召下來了。裘組長自己也拉住羣衆開過幾次會，可什麼結果也沒有。在這樣情形下，會有什麼結果呢？

有一天，工廠的汽笛拉過了，工人們有的下了班，有的上班去；下班的吃過飯，大多數去參加文娛活動，也有少數休息的。裴組長因為搞不好本小組的生產，完不成黨交給他的任務，悶得頭痛。『爲什麼越搞越壞？』他沒聲沒氣地倒在寢室裏的床上。

『老裴！』走進來的是楊必成和秦子舟，他們都是新近選出的工籌會負責人，一個是主任，一個是生產委員。『不舒服嗎？』楊主任問。

老裴坐起身來，『沒什麼，坐。』又望着秦子舟說：『聽說你那組搞得好，我要來留學，歡迎不？』

秦子舟沒有回答他，楊主任却提議到河邊去走走。

他們起身向河邊走去。

黃昏的河邊，就是工廠的天然花園。這時太陽將落，遠遠投射來金紅色的光輝，熱氣正開始散去。沿着堤岸，工人們三三兩兩的，有的圍坐談天，有的站住說笑，也有慢慢走着的。談話聲、歌唱聲，還有那尖細的口琴吹奏聲，這都是青春的活力呀！

他們三個人沿着河岸往上走，最後閃到一個土岸的角落裏坐下來。

『老裴，』楊主任劈頭就說，『我想同你談談你那組的工作。』

老裴覺得在鍛一組受了好多委屈，一談到工作，正觸到他的痛處，話匣子打開啦，他源源本本地把一組的工作情形說了一遍。

『就是鐵牛——他的名字是林白牛，不曉得爲什麼，他一死樣怪氣的，別人就都學

他，你看氣人不？再說，小劉——劉月桂，簡直是個二流子，只曉得調皮搗蛋，花樣頂多！」

『老裘，鍛一組的情況，我們比你曉得的更清楚，就是壞在這兩個人身上。』楊主任說。

『對這兩個入我自認失敗，我想調走他們。』

『不，老裘！你誤會了我的意思，我是說壞在你對付這兩個入的方法上。你跟羣衆的關係整個弄得不大好，對這兩個入的關係更是特別壞。你簡直對這兩個入抱着很深的成見，你這是錯誤的！小劉不是不能改造，而是你沒用較好的方法掌握他。他是一個聰明的年輕人，你沒有想辦法提起他的情緒來，沒有發揮他的聰明氣。他體質弱，多病，我們要照顧他，必要時還得讓他作短期休養。事實我們不談，你都清楚。鐵牛呢，更是一個好勞動；他情緒低落，開始是由於你和甘科長對小劉的事情處理不得當，影響了他，往後又是你在「打擊」他咧！你們全組的人都知道他的出身，都很同情他，從前他高興時，別人也高興；現在他不高興，別人也就……』

老裘掛倒頭，蓬鬆的頭髮在晚風中飄起。他咬緊下嘴唇，似乎要咬破它，一隻手無意地在拔着腳邊的青草，草根下邊翻出了泥土的氣息。

『再說，老裘，你自己帶頭幹的精神也不够。』楊主任繼續說，『身為黨員，又是組長，不能帶頭幹，那結果是見得着的。你如果沒有其他意見，我們再談別的。』

老裘有什麼意見呢？他只是擺着頭。

『以後我們怎麼辦？』楊主任又說，『讓老秦同你談談經驗吧。老秦，你談談吧！』老秦始終望着在遠處江裏游泳的那些工人。晚霞把江水映得通紅，又映照在人的皮膚上，那健康的古銅色的皮膚！

這時他歪過頭來說：『好吧。』

當老秦介紹鍛三組的經驗時，老裘的頭慢慢抬起來，繃住的臉也開始帶着微笑。他很後悔，為什麼平日要強，亂搞一氣，却不去找先進經驗？

天色漸漸暗淡了。

他們站起來。

『老裘，等他們的心向你靠攏，到能够接受你的說服那時節，你還要記着對他們進行教育。只有他們覺悟不斷提高，提高生產才有保證。』楊主任說的很親切很肯定。

『唉！我過去總是和他們對立，以致一切都麻煩！』

老秦和老楊都笑了，覺得像將要完成一件大事似地輕鬆起來了。

楊主任又突然說：『老裘，這兩天小劉正經些沒有？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我已向他進行過幾次動員了。他也肯來找我，前天還帶了鐵牛來。我安慰了他們幾句。鐵牛一扭身擦眼睛，就像啞巴開口；他把我當親人，嘰哩咕嚕說了許多。小劉在

昨天還提出兩個合理化建議哩！一個是做擋烟閘，一個是在出渣道建烟囪；聽說都向你提過的。」

『快莫說！我那時認為他的話是狗屁，胡亂交給甘科長就算了。』

『你簡直入了甘科長的魔！』老秦一句話，又惹得大家笑了。

老裘這才記起小劉這幾天的情緒確實好得多，做事也努力，鐵牛也勤快得多，怪不得昨天他們那班出紅爐加快了一個鐘頭！

這時工人們已經開始進行小組學習。月光下，河岸的草地上，傳來一片唧唧噥噥的聲音。月亮掉在江心，清風過去，跳出一片銀光。山坡上一盞盞的明燈閃的刺眼，和山背後天空上眨眼的星光混成一片。隱約地可看到動力間的烟囪正冒出不濃不淡的烟。機器轉動的軋軋聲，就好像工廠的脈搏聲，又活潑又有力。

老裘忽然覺得渾身是勁，『好！看我搞好鍛一組吧！』他宣誓似地說。

第二天下午，鍛一組爐子正出紅爐，爐烟在爐門口洶湧着，人跑攏去扒幾下又要跑開。這是毒烟，人們戴着特製的又大又厚的口罩罩還是不敢出氣。

『就是不肯做擋烟閘，烟死我了！』小劉跑出烟陣，很氣憤，血紅的眼睛還睜不開。

『橡皮防毒眼鏡還不弄來？』有誰補充道。

『你歇歇吧，』鐵牛咬緊牙，『我身子紮實，多搞兩回沒關係。』

『不，鐵牛，我來幫小劉。』裘組長說完，又走到小劉身邊，看看小劉的眼睛，十分關切地說：『你的眼睛痛的不行，出紅爐的事你絕對做不得，從明天起，出紅爐的班不給你當，現在你得快到醫務所去上藥。』

小劉惶惑地站在那裏，掛倒頭。

『還，還是我幫小劉！』鐵牛囁嚅地說。

『去吧，小劉！』裘組長奪下小劉手裏的鬆爐鉤，『鐵牛，你搞你的！』他像對敵人衝鋒似的，衝進煙霧中去了。

小劉和鐵牛避開煙霧，在選砂工場的背面站住，談起話來。

他們沒想到選砂工場裏有甘科長和劉工程師正在那裏，——他們是剛由廠長那裏帶着小劉的那兩個『建議』回來的。

『裘組長還是對我們好，小劉，』鐵牛輕聲說，『要好得長久才好。』

『楊主任他包好得久，他還說有大問題還可以找廠長呢。』

一聽到廠長，鐵牛又不覺渾身是勁，聲音也提得高些了，說：『廠長就好像是我們自己人，現在又加個楊主任，裘組長也會是我們這邊的；就只剩下一個甘科長，我們再不怕他那朽樣子！』

『我們擁護劉工程師當科長！』小劉也提高些聲音說。『他一天不聲不響，我們挺歡喜！』

『不過你也得好好幹，小劉！』

『你看吧！』

『鐵牛，出紅爐啦！』有誰在喊。

鐵牛跳到爐子前，小劉向醫務所走去。

真糟糕！他剛轉出身來，就碰上了甘科長。

『劉月桂，你等等到辦公室來，我找你有事。』甘科長滿臉不高興地說。

甘科長回到辦公室裏，心裏有些悶氣，把近視眼鏡摘下來，正在擦汗，鍛三組的陳班長忽然跑進來。

『科長，三組爐子出毛病啦，秦組長請你快去。』

『又是出毛病，又是出毛病！你們這些人就是死人？』他氣憤憤地站起來，連眼鏡也懶得戴，就走了出去。

四 鍛三組的事故

甘科長氣虎虎地趕到鍛砂第三組，只見濃濃的黃烟由燃燒室的加砂門口直冒出來，爐子上已經是烏烟瘴氣。工人們正在檢查着。他走上爐子，狠狠地問：『又是哪裏出毛病？』